



史記補註



史記注補正

方望溪先生講授

門人

王兆符

編錄

程

鍾

書

錄

黃帝紀

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爲多焉

與讀去聲言與事爲多也又或舉字之譌周官

師氏職王舉則從故書作與亦謂王與事

死生之說存亡之難

世傳醫經皆黃帝與岐伯問難語存亡之難疑

史記注補正

卽謂此

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

羅列也旁羅謂紀日月星辰之纏次辨水波土

石金玉之性質無不該徧也

帝嚳紀

曆日月而迎送之

歷稽核而布列之也屈于歷情而陳辭莊子歷

物之意月令季冬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人

其服也士

服與尙書有服在大僚罔或者壽俊在厥服同
義上古四民不分至帝嚳則服用者皆士人也
帝舜紀

爲匿空旁出

舜於井中爲可以自匿之空而其空旁通可上
出也

南撫交趾北發西戎析枝渠庾氏羌北山戎發息
慎東長鳥夷

索隱謂字缺少非也首以撫字該之下三方則

史記注補正

二

直序其地而西戎上不復重言其方耳

禹本紀

聲爲律身爲度稱以出

稱稱量也惟其聲之稱以出故高下疾徐應律
也惟其身之稱以出故動作威儀可度也

周本紀

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

文王無受命稱王之事歐陽公朱子辨之甚詳
太史公蓋据大雅有聲之詩文王受命而誤爲

此說也其實伐崇斷虞芮之訟乃方伯之職詩
所謂受命乃受方伯之命耳其曰文王則詩人
所追稱觀其於文王稱王后於武王始稱皇王
卽此可証受命稱王之說爲妄矣○王莽之篡
劉歆輩竄經誣聖以爲之徵至增康誥篇首謂
周公稱王或此篇亦爲所僞亂今刪去之年稱
王及改法度制正朔矣十一字辭義相承渾成
無間

我維顯服及德方明

史記注補正

三

顯服與尙書自服于土中同義言我思修明政
事當及我德方明四方歸往之日而大營土中
爲朝會之地也

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

馬牛本徵之井甸者事畢縱釋之使所司各驗
受而還也必於野外者車徒至衆非城邑所能
容也管仲素賞於泰舟之野期軍士

以存亡國宜告

此隱括洪範而爲言也絲繆禹興存亡之迹也

九疇皆有國者所宜用也

自爲質欲代武王

自爲質以身爲質於神也卽書所謂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也

昔我先王世后稷

世后稷謂世爲農官也

王御不參一族

娶雖一國三女而進御之夕則不使一族之人偕所以養其廉恥也

史記注補正

四

旣筭而孕

內則十有五年而筭

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

忽出此語以正書傳之訛也公欲葬畢近文王之兆也書傳乃謂公欲葬成周成王背公垂死之言而葬公于畢謬悠極矣

秦本紀

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槨以華氏死

蜚廉所自爲也蓋雖報得石槨而紂已死無所

用故蜚廉以爲天實賜已而竅言以欺世耳

孟戲中衍

索隱以爲二人非也果二人則下其玄孫曰中
湍當爲何人之裔與蓋一爲名一爲號而並舉
之猶遂族郭解翁伯之類

是爲宅臯狼

正義以孟增居臯狼而生衡父非也蓋宅臯狼
孟增別號耳下臯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則人
而非地明矣河西有臯狼縣則以臯狼居之而

史記注補正

五

得名耳

惡來革者

惡來其號而革其名或惡來其名而革其號也
古有以一字爲號者如張釋之字季是也

以女弟繆羸爲幽王妻

不曰后而妻蓋夫人嬪婦之類時秦僻陋故史

以妻書耳

亦皆推鋒爭死

推當作摧推鋒者乘勝之辭時穆公見窘晉師

得雋爭死以摧其鋒也

并諸小鄉縣聚

萬二千五百家乃周官六鄉六遂之鄉此并諸小鄉聚而爲縣則非萬二千五百家之鄉明矣伐楚取召陵丹犁臣

丹犁臣爲句言二國臣屬於秦也與下蜀相壯殺蜀侯來降韓魏徐楚趙皆實從立文正相類据正義丹犁臣蜀爲句則下云相壯不知何國之相且二國臣蜀亦無爲載於秦史

史記注補正

六

蜀相壯殺蜀侯來降

據九年代蜀滅之十一年公子通封於蜀則秦所立也據此年蜀相壯殺蜀侯來降則故蜀君也史記多一事而異書非自相抵牾傳聞異辭末由得其實故並存而不廢

薛文以金受免

九年薛文來相秦十年免中間無金受相秦事金受名別無所見恐傳寫之誤蓋薛文以受金免而樓緩代相耳

攻魏取垣復予之

正義魏以蒲坂爲垣非也果爾則十七年不當書秦復以垣易蒲坂皮氏矣

秦以垣易蒲坂皮氏

十五年攻魏取垣索隱謂垣卽蒲坂也復謂以垣易蒲坂皮氏其說自相矛盾蓋垣亦魏邑秦旣取之復以易魏之蒲坂皮氏也前書取垣復予之而此書以垣易者疆場之邑一彼一此攻奪無常不可悉書書以垣易則復取垣於魏可知矣猶前書取魏皮氏而此書以垣易蒲坂皮氏則皮氏復爲魏取可知矣

秦始皇本紀

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

平準書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則民納粟拜爵求免徵發也

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

發卒受韓南陽地而使內史騰爲假守也

莫不如畫

史記注補正

七

畫當音劃與較若畫一之義同

倫侯昌武侯成

獨不具姓疑秦之同姓也

與議于海上

嶧山碑頌尙簡直無過諛之詞此頌則妄言侮聖以驕其君故備載與議者之名以見其敢爲不義不可沒也

僕射周青臣頌曰

尙書左右携僕戴記射人師扶左皆近臣而秦

史記注補正

八

則合以名官也

辨黑白而定一尊

句

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

下隱宮及送徒作阿房者共七十餘萬人也。

荆西谷曰玩上下文不當插入下隱宮事蓋隱括宮刑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或作麗山也

寫蜀荆地材皆至

寫者移彼而置此也曲禮器之漑者不寫。朱

東御曰寫之義當爲傾詩曰我心寫兮

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

相傳告引他人乃得自除已罪也

使博士爲僊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弦歌之

及行所游天下謂行游天下所歷之地皆爲詩人以紀之也

飾省宣義

飾整齊也卽下防隔內外禁止佚淫也省考察

史記注補正

九

也卽察其爲寄猥逃嫁者宣義示以殺之無罪子不得母之義也

人樂同則

謂人喜法則之畫一也

二世本紀

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

功盛德

前稱平聲金石刻詞當始皇時止稱皇帝今易

世不稱始皇則久遠之後如後嗣爲之也正義

誤後不稱成功盛德上聲謂使人疑後嗣所爲則不稱始皇之成功盛德也

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

下令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以給當食者而轉輸之人皆自齎糧不得食咸陽三百里內穀也此漕轉以給京師之始古者甸服粟米稔秸足以給官吏而不資於外師行糗糧芻茭出於丘甸而不給於官越境則資糧菲屨供於與國而不資於內經費所以常裕也古法盪滅自秦始

史記注補正

十

而漢因之征斂滋多經費常乏無制度之過也不穀于此

莊子天下篇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太殷注無潤澤也蓋粗薄之義

囊括四海之勢

坤六四括囊結其口而不出也此文囊括如囊之包括也

九國之師

士言六國所稱皆齊楚燕趙韓魏之臣也師言

九國宋衛中山亦間以師從六國也
魚爛不可復全

春秋梁亡傳魚爛而亡言自內潰也

項羽紀

呂馬童面之

以面向項王也舊注誤。蔣西谷曰面與偈同
史記夏侯嬰傳面擁樹馳漢書張歐傳爲涕泣
面而封之皆作背字解

吾爲若德

史記注補正

七

言我自頸使汝獻功受賞是爲汝德也

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

種當作踵謂隨而迹之也

高祖紀

淮陰侯復乘之

左傳車馳卒奔乘晉軍蓋出其不意而推鋒以

蹙之也

縣隔千里

言秦包河山之險四封之內壤地懸隔千里也

齊地二千里故云縣隔千里之外

呂后紀

高祖微時妃也

戴記曲禮天子之妃曰后衛風氓詩序喪其妃
耦並音配又戴記哀公問妃以及妃則知妃者
通上下而言義宜爲配也

文帝紀

未有嫌志

索隱嫌者不滿之意與文義不協戰國策齊桓

史記注補正

七

公夜半不嫌注嫌快也漢書作慝亦快足之意
十一月望日又食

又曰當作月觀詔但言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可見
并書月食者以與日食同月也景帝後二年十
月日月皆食亦并書

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

謾者告首以陷之也

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

詔云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中當哭臨者謂羣

臣命婦內外宗也而景帝遂自短喪期誤矣

景帝紀

申屠嘉周亞夫皆以自卒書信乎此紀爲稽少孫所補也太史公實錄多直筆此類不宜曲諱

三代世表

稽其歷譜謀

十二諸侯年表序歷人取其年月譜謀獨紀世謚則此稽歷與譜謀也

于是以五帝繫謀尙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

史記注補正

三

爲世表

疑世紀亦古書名蓋五帝繫謀及尙書所載五帝三代事甚略故并集世紀中黃帝以來及和世次爲表也

六國年表

然世異變成功大

言秦取天下雖多暴然世變旣與古異而秦混一海宇革古制法成功甚大

傳曰法後王何也

篇首太史公讀秦紀必秦紀傳中有秦制可法
後王語故引而釋之也漢興一踵秦制故曰以
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

漢興諸侯年表

而內地北距山以東

北當作比其外接胡越而內地比次距山以東
也與下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正
對

高祖功臣侯年表

史記注補正

西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
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緼乎

漢武以列侯莫求從軍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
遷不敢斥言其過故微詞以見義言古之道篤
於仁義以安勳舊而今任法刻削不同於古帝
王殊禮異務各以自就其功緒豈可混而一之
乎刺武帝用一切之法以侵奪羣下而成其南
誅北討之功也

惠景間侯者年表

當世仁義成功之著也

仁義之著謂追修高祖時遺功臣及諸侯子弟若肺腑外國歸義封者成功之著謂從代來及吳楚之勞

禮書

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
言禮爲洋洋美德其宰制萬物役使羣衆皆天
理之自然豈人力所強設哉役使羣衆者有禮
而羣衆爲所運動也

史記注補正

五

仲尼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
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

於諸侯之僭舉魯秉禮之國也於大夫舉管仲
賢大夫也

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
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
皆襲秦故

秦人以私意背天理故不合聖人制禮之意其
尊君抑臣卽所謂不合聖制者而儀法則依託

於古稱其朝廷濟濟以漢襲秦故故不敢斥言其非也

樂書

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

叔孫通制宗廟樂舞皆因秦舊事詳見漢書禮

樂志

律書

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

法

史記注補正

去

倍其實三其法卽所謂三分損一也四其實三

其法卽所謂三分益一也

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

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

實如法者卽以法之數除實之數也十七萬七

千一百四十七爲實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法

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萬九千六百八十

三之九倍故得九寸

神生于無形成于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從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情句核其華句道者明矣非其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史記注補正

七

神者樂之精華所以動天地感萬物之實理也生於無形者太虛之網緼也成於有形者播於樂器然後聲生而神寓也數者十二律三分損益之數也播於有形之樂器然後其自然之數一一形見而成宮商角徵羽之聲也神使氣者以天地之神而運於人之氣也氣就形者以人之氣而就乎樂器也凡音之高下疾徐皆以人氣之大小緩急調劑而成故呂就也既播於有形之樂器則其理如物類之羣分而有可別矣

方其未播於樂器初無宮商清濁之可別所謂未形而未類也既播於樂器則鐘磬管絃凡同形者音必相似所謂同形而同類也然雖同形同類而一器之中其音之清濁高下又各自有別類而可班者制器而可別其度也類而可識者審音而可識其分也凡此皆天地陰陽之理自然而有別者也聖人知天地之理而識其所以別者故能從有以至未有而得細於氣微於聲者所謂神也有者器數之既形也未有者器

數之未形也聲氣辨於既有器數之後而神存於未有器數之先故從有以至未有然後可以探聲氣之本而得其神也然聖人雖識天地之神而苟無以存之衆人不能用也故制爲器數以存之則其理雖微妙必因器數而各効其情矣効者呈也情者實也華者器數之形道者神理之蘊也核其器數而無差忒則神理之運亦可得而明矣非天地之神本具於聖人之心而作律之聖人又乘其聰明之獨擅以核乎器數

之分豈能存天地之神而使聲氣之實理各効於器數之中哉聖人辨器數以著聲音之實理所謂成形之情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鼓物故神之去來物之衰旺視焉而物常受之而不能知如聞聲知勝負而勝者負者不自知也審樂知興亡而興者亡者不自知也而其情畢効於聲樂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故設爲器數而神亦於是乎存其欲存之者聖心聰明之所寓也故莫貴焉

史記注補正

十九

歷書

運算轉歷

算密則天度不失故必運算乃能改歷也

以理星度未能詹也

古卜筮之官名詹尹似有占驗符合之義觀下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巳詹可見

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

書中語合而不死卽封禪書所謂黃帝迎

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三百八十年而僊登於天蓋方士之誕語也合者至日適與朔旦合也名察者五星二十八宿之名於是而辨也度驗者其宿離遲速之度皆可驗也定清濁者卽下所謂氣復正羽聲復清也起五部者卽下所謂黃鍾爲宮林鐘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也氣者在天之節氣也物者十二律之管也建氣物分數者惟知其消息損益之分數然後能立十二管以應十二月之氣也

史記注補正

辛

今日順夏至

至當作正卽歷書所謂日辰之度與夏正同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

名復正變義難通豈謂五正聲二變聲之名皆復其舊與以至之至疑當作甲

天宮書

中宮天極星

中宮卽中垣紫微宮天極卽北極天之樞星也

第一前星第二赤色明盛者紫微卽帝星第三
庶子第四后宮第五卽北極
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

其一明者今謂紫微太一居垣外與天一相近
旁三星三公

三公距黃道甚遠無金火守之之理註誤。蔣
西谷曰或金火之流星

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

今所傳句陳六星大者爲第三並天潢爲七卽

史記注補正

三

後句四星餘三星也別有四輔星居極旁微小
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

環衛十二星乃紫微宮垣星宋均謂十二宮中
外位各定總謂之紫宮非也

紫宮左三星曰天搶右五星曰天棓

按搶在紫宮之右棓在左疑傳寫之誤詩緯云
在杓左右益誤矣

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
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

以斗所指建月故曰建寅東北方也指寅者以正月而言

輔星明近輔臣親強斥小疏弱東星明近輔臣親強斥小疏弱也恒星不移徙正義謂與斗近與斗遠非也蓋明人則視之似近惜則斥小耳左角李右角將左角右角東宮角宿也石氏云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天門誤

匡衡十二星藩臣

史記注補正

圭

陳星十二在太微垣外索引誤

門內六星諸侯

今以三星爲三公三星爲九卿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皆羣下從謀也

出謂自太微庭過五帝坐而東也所守謂將相執法羣位守者留而不去也犯者獵其旁也一度內始爲占中坐五帝坐之中一星也以所犯

命之者凡所犯各以其星所主命其禍災也惟
犯中坐成禍災之形尤大卽羣下從謀其上也
其犯旁四坐禍災亦大於他星但不若中坐之
甚耳

火入早金兵水水
舊以水字連下句非也火入五潢則早金入則
兵水入則水耳

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

此星中原常不見五嶺以南始見本文及注皆

史記注補正

三

誤

入軍軍起

入軍羽林天軍之環域也

營室爲清廟曰離宮閣道

室二星在閣道六星下故曰閣道抵營室離宮

六星夾室宿爲天子行宮

義失者罰出歲星歲星羸縮以其舍命國

五星之行羸縮有常度精曆算者能預推古曆

於此法或未詳也或羸或縮以其所舍止星壓

命其所值之國。歲星自有行度古曆未密以日月之行度揆之是以時見羸縮

其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棊

天棊天攬天搶名見恒星中今日歲星所生則非恒星也又皆定以丈尺不知何据

熒惑熒惑爲勃亂殘賊疾喪饑兵

上熒惑二字衍

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主命者惡之

命令所從出者天下則天子一國則諸侯也軒

轅主後宮太微非犯帝坐亦不應占主命者

史記注補正

古

主勿用戰敗

主勿用爲句主凡事皆勿用而以戰則敗也戰

尤重事故特言之易爻辭潛龍勿用

主孽卿

主其禍孽卿當之也

戰敗爲北軍軍困

凡三占以戰則敗又爲奔北之軍又爲軍見困於敵也

七寸以內必之矣

七寸謂一度之內也

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

五星通占獨係填星下者以土居中央備四時之氣也其曰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填星乃爲之搖動義亦如此

察日行以處位太白

太白平行距冬至與日同度一歲行度比日行度止差一二分故察日行以處其距限之位

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

史記注補正

三五

太白行度有常本無當出不出當入不入者以古曆疎不能詳推而以日行處其距度故見爲失舍也

動搖躁躁圍以靜靜

太白動搖而躁則兵亦躁太白圍以靜則兵亦靜也

行勝色色勝位

行謂順逆遲疾之度色謂明暗躁靜位謂所屬宮宿

上而疾未盡其日過參天

曰當作日蓋行疾未盡其當行之日而遽過也
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

辰星行度與日行度同雖有遲速相去無幾故
以日所會之辰定辰星之位也

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搏密其見動人乃有

占

搏圓厚也言雖以五色合占然必潤澤搏密光
氣動人乃有占其浮散之雲雖略似諸物形無

史記注補正

三

占也

兵必起合鬪其直

七字乃諸星下脫文

城郭門閭臬枯橐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
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廩庫四通
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

次如周官思次介次之次所止居也屬聚也此

承上言不獨山川谿澤之異異地常見象即一

方之衰旺外而觀其城郭門閭之潤澤枯橐內

而觀其宮廟邸第以及人民所止居兼謠俗車

服其象必有先見者矣不特此也民所飲食其本在五穀草木之華實其豐登荒耗觀其所聚倉府廩庫及四通之路其象必有先見者矣至於六畜禽獸所產之去就觀其所處山林川澤田疇其象必有先見者矣如淵深林茂草豐泉潔必諸產之所就也反是則所去也或謂此節申明上候息耗非也前文義已明著無容覆演宮廟邸第亦視其潤澤枯槁魚鼈鳥鼠亦有去就蒙於上而辨係於下者古文簡奧也

史記注補正

卷

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

言歲始有三或以冬至日爲產氣之始萌也或以臘明日王者之歲首也或以立春日四時之卒而復始也

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爲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爲天下候竟正月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

其國

直當也以其日晴雨占所當之月水旱也則法也竟終也爲千里內占法如此若爲天下候則終竟正月蓋月周歷二十八宿然後可以所歷之宿辨分野而爲天下占也

炭動鹿角解蘭根出泉水躍略以知日至要決暑景

炭當作灰冬至日極南暑景極長過此則漸短其物候四略可以知日至而決其運度要在暑景之長也正義以暑景連下誤

史記注補正

天

歲星所在五穀逢昌

逢大也天問後嗣逢長音龍正義訓逢與所在義複

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

直紀災異而所應之說則不書也

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

五謂五百歲一大變三謂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也二紀上下已各千歲矣然必通三紀以

次相續上下各千歲者五然後天人之際以相續而備其變應無不可考矣

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

前既言田氏三家又言近世十二諸侯者田氏三家始猶未相王其相王時去漢尤近也

自河山以南者中國

關隴代北諸山也正義華山誤

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此其史記注補正
大經也

无

前言太白辰星主引弓之國此言秦晉雖在河山以南而近西北故其民亦好用兵而復以太白爲占蓋以秦晉對引弓之國則太白又主中國而胡貉則獨占辰星也

此更爲客主人

街南街北雖有一定之限而太白辰星則更爲客主人蓋以街南對街北則太白爲客而以秦晉對引弓之國則太白又爲主人而辰星爲客

也

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間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

甘石法五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爲占及遷以所聞見百年中考之則五星無出而不逆行變色者日月薄蝕以所行南北同度有時相值此乃其行度之大凡不宜以爲占也曰觀史記考行事者見逆行薄蝕之占與事不相應也前言

史記注補正

三

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此復言不應何也上所述秦漢間皆星變非逆行薄蝕之比也諸呂作亂日蝕晝晦蓋連晝晦而爲言

此天之五官坐位也

官當作宮卽篇首所列五官也

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

常星五宮經星也終古不易故其變希見三光日月五星也經緯見伏有時過行羸縮有度故其變時見而占亟用曰希見亦間有見時也春

秋書恆星不見其變大或有大小明暗亦小變也

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卽前所謂必貴三五也故曰終始古今深觀時變蓋合古之時變以參究今之時變也粗謂天官所傳三光之占精謂與政事俯仰而爲大人之德符故同是變而其占有應有不應其應有過有不及也

史記注補正

三

封禪書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

言特不以爲不死之術也

至梁父矣而德不洽

梁父二字衍曲爲之說皆不可通

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

句讀

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

孔子論述六藝封禪事不見於經是以其俎豆之儀不章以是斷之則非聖王之典祀而傳所言易姓而王封禪者七十餘王亦無稽之言明矣蓋孔子欲斥爲妄則傳有是言而實典祀所不載是以難言之而置之不論也非謂其儀曠不舉而俎豆之禮難言

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

禘雖典祀然不知其義禮亦虛行况以封禪致

史記注補正

三

物怪接僊人蓬萊士乎

乾稱蜚龍鴻漸於般

蜚龍在天利見大人言君之得臣也鴻漸於磐飲食衎衎言臣之遇君也武帝以樂大爲天所遺士故引此注誤

遭聖則興

承上文鼎神物遭聖則興以隱喻鼎出爲瑞非直指汾陰鼎出事正義誤

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

卽指武帝射廋事服虔注誤

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

三歲天子一郊見其二歲或祠以秋或祠以臘
故曰間

羣儒旣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
而不能騁

不能辨明封禪事謂不能辨其非接僊人求不
死之術也不能騁見詩書古文無封禪之說不
敢如方士之騁其誣誕也

史記注補正

三

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

太乙明堂贊饗具載其文而此書獨秘蓋以登
僊禱也

皆至太山

遙承上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故曰
皆至謂從行公卿侍從儒者也

推歷者以本統

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得歷數之本統故云

五寬舒之祠句官以歲時致禮

官以歲時致禮爲句曰五寬舒之祠明太時后
土二祠而外皆寬舒成之而遷不與其議也曰
薄忌太乙以別於遷與議之太時也

究觀方士祠官之意

言推究其意專爲道諛逢君之惡而不主於敬
鬼神之祀

具見其表裏

自古帝王典祀乃致敬於鬼神其餘淫祀則妄
意福祥至漢武封禪則以爲招來神僊人致不
死之術而假儒術以文之故曰具見其表裏以
儒術文之用自託於古帝王之功至德洽者表
也而妄意於上封則不死裏也

河渠書

度九山

相度山勢所趨以知水之所會也

魚沸鬱兮楠冬日

迫冬日則水當歸壑矣而汎濫不止故睹魚之
沸鬱而以爲憂也

延道弛兮離常流

延引也延道引河之隄也弛傾圯也延道頃圯故水離所常流之地

北渡迂兮浚流難

禹引河北載之高地今決而南則北渡迂遠欲浚使復流其勢甚難觀此則知河沙淤墊浚之甚難惟塞其決使水力自相推盪乃可通行古已如此

舉長菱兮沉美玉

史記注補正

姜

祭川必沉玉疑舉菱亦爲祭也管子淵深而不涸則沉玉極矣

薪不屬兮衛人罪

東郡燒草以致柴薪少故曰衛人罪也

頽林竹兮櫪石菑

頽林竹卽所謂下淇園之竹以爲櫪也以竹爲櫪於外而填石與菑草於中

平準書

一黃金一斤

一黃疑當作十貫以字形相近而誤也

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

稽留市物俟物價騰踊而後糶之也

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

復除也徒當作者得入粟以除之也既曰徒復
作又曰得輸粟縣官以除罪者明景帝時獨徒
作者許除罪至武帝則一切當刑者皆可贖也
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
士有司言

史記注補正

美

陳奏也既曰大農陳又曰有司言者大農陳奏
有司計要之質詞如此也與後大農上鹽鐵丞
孔僅咸陽言同義

其一曰重八兩

曰字衍蓋傳寫者因下二曰三曰而誤增也

便屬在所縣

在所應爲所在誤倒也

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毋三歲而歸及息什一
以除告緡

民能於新秦中畜牧受馬母於官而歸其息者
則除其家不告緡也

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

昆明池所作樓船雖以習水戰不過用爲游觀
而近粵之地別有習戰之樓船故特言南方樓
船卒以別之南越傳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
十萬師往討之是也索隱謂卽昆明池樓船二
十餘萬人豈昆明池所能容乎

鐵器苦惡賈貴

史記注補正

七

器苦惡而賈又貴也

不敢言擅賦法矣

軍所過縣吏擅賦法以多取於民而衆亦不敢
以爲言也

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

先是水衡少府大僕大農分受緡錢弘羊欲併
歸大農也諸官各自市者儲以待用及貴而糶
之也

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和

灌輸

前此已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然猶官自輸故弘
羊以爲賦輸或不償其餽費今日相灌輸民以
次相輸如灌也名爲不加賦而私費不啻倍之
矣故當時論其弊卽謂農民重苦女工再稅也
七書皆依世次順序以其事歷代之所同也平
準乃武帝一時之法故序上古及秦綴於書後
體當然也竭天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
足秦漢之所同也舉秦事而漢不必言矣

史記注補正

美

或錢或布或刀

布刀各爲一物舊註誤

吳世家

猶有先王之遺民也

遺民懷文武之德故不貳不言

齊世家

二年伐滅郟

春秋經傳齊師滅譚而後郟別見此以聲同
而誤也

成請老於崔杼

杼字衍

慶舍發甲圍慶封宮

圍繞以爲衛也

師乎師乎胡黨之乎

國策歸於何黨矣蓋齊人語也師國衆也之適也言公子四出國衆將適何黨也

魯世家

發書視之信吉

六字衍

燕世家

史記注補正



三

燕相將渠以處和

處居間也趙重將渠故燕特相之居間主和議也

管蔡世家

陳司徒招弑景公及平侯悼侯事俱與春秋經傳不合豈書記所傳各異遷以春秋但據魯史故於異聞亦不敢廢與或謂左傳後出遷未之見非也列國世家據左傳者十之八九可云未見乎

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

紂烹伯邑考雖不見經傳但其後無封必早死
無後也檀弓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乃子服
伯子附會之言不足據

衛世家

衛康叔

康謚也周本紀康叔封布茲蓋追稱之此史文
成法索隱以爲畿內國名誤矣

宋世家

史記注補正

卑

今女無故告予顛躋

躋升也升高而顛傷必重以神明之後而墜命
亡氏則忝祖尤甚也

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

尙書微子篇父師少師注家謂卽箕子比干而
太史公以太師少師別爲二人故序微子與太
師少師問答後特起文曰箕子者紂親戚也王
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而比干死後復曰太
師少師乃勸微子去舊注蓋未達其意

言曰從

得其次序也春秋傳典從禮順

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

微子雖受周封猶稱殷號周家之忠厚也

洪範王曰嗚乎箕子編書者又以微子之命名

篇則知武王周公不忍革其故號故微仲之子

始稱宋公

晉世家

魏大名也

史記注補正

魏乃建國之名故謂之大

望

且言何以易之

謂重耳之言非恒人不可忽也

晉之宗家祁僎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

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

子爲大夫晉益弱

晉之亡實由於此與田盤使其兄弟宗人盡爲

齊都邑大夫同而左氏乃歸美於魏獻子其識

不逮太史公遠矣

楚世家

載祀六百

載如厚德載物之載商之德能載鼎其祀六百

也

此國冠之上

言令尹居國如冠之在上不可復加也

稱楚之大

稱去聲衡量楚之強大也

越世家

史記注補正

定傾者與人

人謀得則可以定傾

不者且得罪

國語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

夏路以左

楚辭哀郢過夏首而西浮夏路以左卽夏首以

西也自商於至夏首皆近秦之地

鄭世家

公怒漑逐羣公子

漑當作概屬下句蓋怒已子之以罪死而羣公
子概被逐也。○蔣西谷曰五帝紀帝嚳漑執中
而徧天下徐廣曰古旣字作水旁旣盡也與日
有食之旣同義

請衛君還

四字於上下無著疑衍

趙世家

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

嬴姓將大謂秦將興也雖敗周而不能有謂二

史記注補正

世而亡也

望

吾有所見子晰也

所處也思夢中所見而言吾有處見子甚晰也

使厨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

各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

及從者爲句行斟爲句行斟謂行美汁張儀傳

所謂進熱啜是也

左衽界乘

界一本作介甲也此指武靈王變服習騎射事

左衽變服也介乘謂甲而乘馬習射

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

旣曰娃嬴又曰孟姚者廣因王夢中歌曰曾無我嬴故特名其女曰娃嬴而實非嬴姓故著其實曰孟姚也

北至無窮

無窮門名趙襄子所建

負遺俗之累

必遺棄舊俗乃能成高世之功而世人必相訾

史記注補正

器

警故曰負遺俗之累

有獨智之慮者任驚民之怨

驚民猶違衆也獨行其意民將以爲驚而怨之北地方從代道大通

方始也從屬也先是襄子已取代而隔於中山道不通故十九年主父北略地中山至於房子遂之代今滅中山起靈壽則北地始屬於代而道大通也

天下屬行以謀王也

屬行相屬而起兵也齊策使犀首屬行而攻趙
齊之事王宜爲上佼

戰國策作交

秦以牛田之水通糧蠶食上乘倍戰者裂上國之
地其政行不可與爲難

牛田則地利盡水通糧則輪輓便能蠶食鄰國
者乘上乘戰有兼人之勇者裂國中善地以予
之則士爭用命故曰其政行不可與爲難也

悼襄王元年大備

史記注補正

罍

疑是大爲戒備之意君死強敵外侵大臣內闕
故戒嚴也

魏世家

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

周官諸子掌國子之倅宗伯掌三族之別其正
室皆謂之門子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
則公卿大夫之適子衆子皆可稱諸子下云令
武子襲魏氏之後則此稱諸子言非適也

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

王之使者出爲句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爲句言過計而惡安陵氏於秦也

隨安陵氏而亡之

隨以兵也

田齊世家

吾欲盡滅田氏適

欲盡誅其本支嫡嗣

孔子世家

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

史記注補正

吳

季氏饗士卒欲用之古者既葬金革之事弗避孔子所居在季氏分地故要絰而往庶人召之役則往役之義也故陽虎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而正義謂饗文學之士誤矣

禹致羣神於會稽山

舜巡四嶽望秩於山川春秋傳晉主齊盟載書之辭亦曰羣神羣祀蓋禹致羣神而秩祀於會稽也韋昭以文連防風氏後至遂謂羣神爲主山川之君誤矣致與周官致禽同義蓋屬聚之

謂

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

言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而爲神者多卽其
守土之君也蓋上世守土者有明德或神明之
胄則死卽爲神以主其山川如春秋傳所稱臺
駘爲汾神之類

由司空爲大司寇

魯三卿皆三桓爲之司寇乃小司寇在侯國則
司馬之屬也故臧紇嘗爲之此云大司寇誤也

史記注補正

罍

孔子所謂司空亦如鞍之戰所稱齊辟司徒晉
司馬司空之類皆諸卿之屬傳稱羽父求太宰
者侯國無冢宰以司徒攝其職事也

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

職職貢也服所服事也周書畢命纘乃舊服

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
當作故弟子所居堂內傳寫誤倒也蓋後世因
故弟子所居堂內地爲廟以藏孔子衣冠琴車
書也

陳涉世家

發閭左適戍

秦發適戍入閭取其左蓋家取一人

鄰盜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

相收者彼此合爲一也勢不相下故特起此文
○蔣西谷曰周頌我其收之傳收聚也

外戚世家

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

封公二字疑衍或曰田宅金錢皆封公家所有

史記注補正

吳

以予之賜修成君亦曰公田百頃是也

姪何秩比中二千石

郡守諸侯王相外二千石也姪娥秩比九卿故

曰中二千石崔浩云漢制九卿已上秩一歲滿

二千斛又漢官儀云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

則爲中外之中明矣而浩又謂中猶滿也師古

因謂實得二千石恐未安諸侯王相亦實得二

千石以不若九卿之貴故以中別之

荆燕世家

諸劉遠屬也

索隱據班固言從祖兄弟不宜稱遠屬按禮小功爲遠兄弟記曰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族未絕故曰屬古書無一字汜設

弗與矣

與音預言田生得金以歸不復與我之事矣蓋諷之也故田生感其言而如長安

曹相國世家

載其清淨

史記注補正

巽

載成也蕭曹相繼成此清淨之治故民以寧一也

清淨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皆稱其美矣

謂參之清淨時人極言其合道卽下天下俱稱其美也然繼秦之後時當休息故見美於人非治道當一於清淨而不可以有爲也

五宗王世家

吏求捕勃太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者

吏求捕諸證左於勃甚急使人擊掠勃左右勃
恐語洩遂擅出漢所疑囚使遁匿也漢所疑囚
卽與姦諸證左

三王世家

分子弟戶邑錫號句尊建百有餘國

曰尊建百有餘國者王子侯者雖同爲諸侯而
有土有民爲尊皇子以列侯家居長安爲卑故
曰尊卑相踰也

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

史記注補正

辛

讓文武以制詞周封八百及康叔親屬有十諸
語而言也躬自切以制詞朕之不德而言也及
皇子未教以制詞以未教成者疆君連城而言
也

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

儒者稱其術卽李斯所謂令下各以其學議之
也或諄其心卽李斯所謂入則心非也蓋帝恐
羣臣封諸子之議儒者或稱其術以議之或口
不言而心非之必當曰口語及此而未筆於制

詞故畧舉以復也

伯夷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

此六藝以六經而言也許由下隨務光雖見於諸子而六經不載孔子又無稱焉是以不敢傳疑也

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

疊引孔子老子之言而繼以此語言自聖賢論之豈以若彼之富貴逸樂爲重若此之困窮禍災爲輕乎蓋君子之所謂重輕與俗異故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衆庶馮生

馮任也任其生之所之而貿貿焉所謂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也

管晏傳

上服度則六親固

服如自服於土中之服謂行政也上所服行有制度則民親睦

史記注補正

至

老子傳

老子列傳始詳其國邑鄉里姓氏名字謚爵職守終及其子孫雲仍封爵時代居國蓋以世傳老子爲神僊幻怪之流故詳誌以見其不然也莫知其所終

老子本以周衰隱身遠去莫知其所終而世人遂以爲神僊者流也

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

前言老萊子與孔子同時後言太史儋後孔子

史記注補正

至

百二十九年而中間入老子年數蓋謂老子隱去其年壽所極世人亦莫知其真故與老萊子太史儋相混也

老子隱君子也

老萊子與老子同時同國而著書言道家之用周太史儋與老子同官同嫌名而號前知故其傳與老子相混而太史公正言老子爲隱君子所以破衆說之荒怪且見儋與老萊子別爲二人也

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此言著書言道德者乃李耳而老萊子太史儋別爲二人也

莊子

然善屬書離辭

屬連屬也書文字也莊子之文以己意連合二字而不見於他書者甚多所謂善屬書也離麗也使辭與事相附麗也

韓非

史記注補正

五

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

非吾知其事之成敗利鈍而有術以處之難也

非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

危

不必有心泄其事而偶語及其所匿亦不免於

危

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

極知盡知其事與心之隱也

迺自以爲也故

也當作他如晉欲伐陸渾之戎而假於祭雒也
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

借資於所愛也

慮事廣肆

慮事周徧而徧陳之也

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

大忠悟言皆謂所說之人也彼自以爲甚忠信
則應之如響而辭無所拂彼自言有獨悟則無

史記注補正

語

攻其瑕隙

直指是非以飾其身

飾當作飭謂直指是非以匡飭君身也

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

號爲微妙難識也

莊子散道德放論

散推衍也推衍老子所論道德之意而放言也

伍子胥傳

剛戾忍詢

詢辱也春秋傳余不忍其詢

止中道乞食

國策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菱夫無以餬其口

士走鄭郢公弟懷曰

鄭小國楚滅而邑之封曼成然楚邑長皆僭稱公春秋傳諸侯縣公皆賀寡人是也

仲尼弟子傳

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

史記注補正

璽

春秋時郡小於縣定二年傳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此曰發九郡兵則秦漢以後人所設之辭明矣

秦商字子丕

家語字丕茲左傳秦厘父生丕茲事仲尼

商君列傳

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

相收者彼此相拘管猶周官司圜收教罷民之收相司者相督察以告姦也。蔣西谷曰與酷

吏傳收司姦盜賊同義漢書註云收捕司察也
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

此泛論教化之理命出於口而教型於身故化
民也深而民效之捷

蘇秦傳

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

苦出辭猶出苦辭也或傳寫誤倒凡斷人之交
必出苦言蘇代云何不以苦言說秦王是也

不死殊而走

史記注補正

妻

殊分也絕也蘇秦將死未絕而刺者走去也

覆三軍得二將

覆燕之三軍也

莫若挑霸齊而尊之

與挑戰同義興起而播弄之也

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

西河上雒三川皆秦所并三晉之地也晉國之

被秦禍幾失亡三晉之半也

燕趙之秦者

之秦謂奉使於秦者

張儀傳

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

恐敗約之後已負諸侯之責也

甘茂傳

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是自爲責也

亡音無向壽黨楚故人言楚善變而壽必以爲
無變是自負楚變之責也

孟子荀卿傳

史記注補正

五

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
大當作及傳寫誤也蓋先序戰國以上至黃帝
事爲學者所共稱述者然後及並世盛衰也
始也濫耳

言始爲汎濫無端涯之詞以動人聽耳

儻亦有牛鼎之意乎

卽指上負鼎飯牛

信陵君傳

如姬資之三年

以貨財資人求其父仇也

春申君傳

注地於齊

秦得韓魏則地接於齊若水之流注可通也

范雎傳

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

北音續數相近而誤也或曰擢髮而續之尙不足
足以比其罪之長也

睚眦之怨必報

史記注補正

五

怒曰相視之怨亦報也

樂毅傳

是以及於入江而不化

不變化其本志也國策作不改或字之訛也

廉頗藺相如傳

李牧司馬尙欲反

按國策牧以臂短用木接之郭開誣以懷刃而

賜死文甚明其曰反曰捕斬者趙史之誣詞也

六國惟趙史尙存故遷不敢錄異聞而於後論

發之然曰欲反則無實迹可知曰使人微捕則非謀反迹見而正名以誅之可知此又遷之微指也

屈原傳

各有所錯兮

錯與措通置也窮達禍福各有措置處也

李斯傳

卽以屬吏繫於陽周

蒙恬之死於後趙高語出之故於此不言其死

史記注補正

堯

狀也

則舍爲天下役何事

舍除去也言旣不能行聖人之術以督責天下則除去爲天下役更何所事乎與荀子是猶力少而任重舍碎折無適也辭意略同

辭服奏當上

斯之辭服故高奏其罪與刑相應也漢書蓋奏當之成雖臯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

羣臣百官皆畔不適

不適不如君所也與尙書民不適有居字義同
蒙恬傳

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
使者還報

胡亥二字衍

以是籍於諸侯

劉氏云諸侯皆記其惡於史籍是也春秋傳非
禮也勿籍

張耳陳餘傳

史記注補正

卒

嫁庸奴亡其夫

去其夫也不曰去者不告而去猶逃亡也

今已張大楚王陳

陳勝初起爲狐鳴曰大楚興陳勝王此言今已
張大楚而王於故陳地也

又不如立其兄弟

如疑當作知

韓信傳

從間道革山而望趙軍

使依山用草木自蔽而望趙軍之出入也登山故能望遠有蔽故趙軍不覺

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

先行出爲句使萬人先行出井陘口背水而陣然後信鼓行以出也

樊鄴滕灌傳

別擊西丞白水北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

雍輕車騎秦兵之屯於雍者蓋擊西縣丞於白水北雍輕車騎於雍南皆破之也文義正與下

史記注補正

空

從擊秦車騎壤東類此以雍秦地故不言秦耳

張丞相傳

吹律調樂人之聲音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程作

比刑罰之比例也尚書呂刑上下比罪禮記必察大小之比以成之蓋漢初約法省刑蕭何造律尚簡律所未詳蒼更以上下大小之比例定之猶後世律之外更有例也此刑罰之律故曰律令與樂音之律異蒼次律調樂器與人聲又

以比例定刑律又爲百工立程品故以及與若
之文相承屬所以別其爲三事也。蔣西谷曰
比定者以舊律相比而定新律卽文帝十三年
張蒼馮敬議請定律事詳見漢書刑法志

陸賈傳

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也

言凡物數見則不覺其鮮好故我一歲止再三
過無久恩汝爲也公卽謂其子賈任達故稱子
爲公非莊語也晁錯父亦稱錯爲公怒辭也

史記注補正

空

張釋之馮唐傳

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
客軍吏舍人

以軍市租饗士卒以私養錢五日一饗賓客軍
吏舍人也

直不疑傳

其所臨爲官如故

其官屢遷所臨蒞之地雖異而接人處已皆如
故也

倉公傳

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是年乃文帝四年故曰盡三年年三十九也不
曰年四十者是年尙未盡也。蔣西谷曰上言
受慶方一年所尙未精要事之三年此言受讀
之年盡三年時年三十九歲出治病卽有驗如
下文所云也

魏其武安傳

引繩批根

史記注補正

奎

引繩以正其邪批根以循其本皆所以暴先暴
後棄者之過也

局趣效轅下駒

轅下駒進局於扼退束於鞞故曰局趣如

匈奴傳

齊釐公與戰於齊郊

據春秋釐公祿父也索隱誤

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

二十四長中雖數千騎者亦立號曰萬騎也

漢亦尙關市不絕以中之

以市物投合其意冀勿侵盜也

以便偏指

以便人主之偏指也

不參彼已

不參酌彼已之勢

衛青傳

校尉句王高不識

不識在匈奴時爲句王降漢後爲校尉

史記注補正

畜

常先其大將軍

蔣西谷曰大將軍青於去病爲親故曰其汪武

曹曰將字衍常先其大軍也

公孫弘傳

恐竊病死

竊恐字偶倒也

南越傳

介漢使者權

介恃也春秋傳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又嬰

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

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自定屬漢

光與揭陽皆自輯其吏民以屬漢是謂自定也

滇傳

秦時常頰略通五尺道

略封略也按封略而通道也

司馬相如傳

崇冠於二后

二后謂夏商也自堯以後所述惟周事故以爲

史記注補正

奎

崇冠於夏殷也

正陽顯見覺寤黎烝

龍至陽之物其顯見於世所以昭漢受命之符

以覺寤衆庶也

依類託寓諭以封巒

言天不必諄諄然命漢封禪而因物類之祥以

寄寓其意而諭之也

淮南衡山列傳

一日發兵使人刺殺大將軍

淮南一日發兵反其所使人卽刺殺大將軍也
循史傳

市不豫買

索賈一定無猶豫之虛辭也

汲鄭傳

非苦就行放析就功

明知所行之非而故爲艱苦以成之如湯爲三公而家產不過五百金及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也析言破律以就其功如湯與皮幣造白金

史記注補正

矣

籠鹽鐵出告緡令是也

儒林傳

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

廢書而歎歎儒術自是而衰也自孔子修六經明正道困而不悔諸弟子守其道不變至於戰國儒術旣絀而孟子荀卿猶遵夫子之業遭秦滅學而齊魯諸儒講論不絕漢興七十餘年自天子公卿皆不說儒術而諸老師尙守遺學不

肯曲以阿世故武帝一鄉之而遺經並出凡此
皆聖人之遺化也自叔孫通以禮儀爲大常諸
弟子共定者爲選首始喟然歎興於學則稍鄉
於功利矣至公孫弘以春秋至三公而天下靡
然嚮風弘旣曲學阿世以至富貴不能興禮彰
教乃置博士弟子使試太常補卒史誘以利祿
自是天下多文學之士而儒者之道熄矣自孔
孟以來羣儒相承之統經戰國秦漢絀滅擯棄
而未嘗絕者弘以一言敗之而其名則曰厲賢

史記注補正

卷

才悼道之鬱滯不甚可歎哉

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
河子貢終於齊

獨言五子皆世所隆也外此則隱而不見者

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
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才焉

制所下二事令禮官勸學講議所聞使皆協洽

興禮以爲天下先如改制度易服色是也弘議

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對此蓋言禮之未易

興也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才欲士興於學也弘議爲博士置弟子郡國縣道上秀民對此

請因舊官而興焉

太常舊禮官也言禮不易興請因舊禮官廣其路以興賢才卽下文所云也

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

周官列禮樂於六藝以執其器習其儀可以藝名也詩書則列於學官而不名爲藝矣以經爲

史記注補正

突

藝始於弘侮聖人之言莫甚於此太史公云中
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又曰學者載籍極博
猶考信於六藝蓋徇時人所稱而未之察爾

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
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

凡吏百石能通一藝者得與太常高第秩比二

百石者並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也大行亦禮

官

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

學掌故補郡屬

誦多者誦諸經多也通一藝以上補掌故缺故先用誦多者不足乃取掌故也上云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是舊有是官而弘請以博士弟子補其缺也此獨稱掌故者博士弟子新補者也稱文學掌故者舊爲掌故者也誦多者高第秩比二百石者也中二千石屬卽左右內史大行卒史郡屬卽太守卒史先用誦多者補中二千石屬不足乃擇通一藝者足之而舊掌故

史記注補正

堯

補郡屬也

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遂以起其家

古文科斗文也時科斗書廢已久人不能識安國用伏生所傳今文中字畫比校讀之復得二十五篇往時言書者惟伏生而安國復自名家所謂起其家也漢時傳經者各守一家之說故曰言易者要本於楊何之家

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

其傳公羊氏也

諸老師能傳經而已唯董子則明其義故表而出之

酷吏傳

詐刻傳出關

詐刻符篆也

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

見獄詞與法律相應輒取之而不覆案其事以
求官屬陰罪也

史記注補正

七

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揚主之明

承上意著讞詞決其法因載其事於廷尉律令
中俾後有疑事得比例絜度所以揚主之明

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

吏官也隸徒隸也吏隸及郡國平民出入關者
皆畏成也

豪惡吏盡復爲用爲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

吏苛察吏當作使温舒爲方略使豪惡吏苛察
盜賊及惡少年卽投鉅購告言姦是也苛謹也

周官世婦職大喪比內外命婦之朝暮哭不敬者而苛罰之

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

會獄連上爲句章內連逮證案者遠近俱來會獄以聽鞫也內吏與外吏相表裏因如章內所列罪狀責令承伏其告劾外吏枉撓而不肯遽服者強以笞掠定之

史記注補正

三

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

湯知事之陰陽及武帝之陰陽也名美而實惡者事之陰陽也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者武帝之陰陽也武帝興事開釁財置姦生欲假形威以劫之而陽慕儒術湯因請博士弟子用尙書春秋亭疑法所謂知陰陽皆此類也惟知陰陽故人主與俱上下以遂其私其所辯當否卽傳所載上所是受而決法者也國家賴其便者便上

之私而不顧民之害也

游俠傳

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

謂二者實皆可譏而學士則多見稱於世蓋有感於俠客之獨爲儒墨所排擯也

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

功名俱著於春秋言其行事具載國史也固無可言者鄙瑣齷齪不足道也蓋謂公孫弘張湯

史記注補正

圭

等輩

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

諸侯之門必有稱誦其仁義者以見世俗毀譽不足憑也語本莊子竊鉤者誅喻俠客之捍文罔也竊國者侯喻弘湯誣上殘民以竊高位也侯之門仁義存譏世人不知弘湯之醜而稱美之也

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浮沉而取榮名哉

此譏拘學始或抱義及不爲世所取則變其初志以爲不若與世浮沉而取榮名也所謂榮名卽以術取宰相卿大夫非君子所謂榮也曲學阿世爲卑鄙之論以儕於俗乃與世浮沉以取榮名之術

佞幸傳

仁寵最過庸乃不甚篤

庸用也謂帝雖寵愛之而任用則不甚篤也春秋傳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

史記注補正

壹

弦次初詩

延年能以弦音比次新造樂章也

貨殖傳

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

務取完善之物可久藏且易售也其腐敗者則

自食而勿市於人

與時逐而不責於人

不以財物貸人而責其息卽下所謂子貸金錢也

地重

五方之民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地重者其土厚而人性敦重也

及秦孝文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

居雍爲句隙隴蜀之貨物與下東綰濊貉朝鮮之利文義正相類蓋居其隙而並受之也

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

沙漠之北有自成之鹽

此有知盡能索耳

史記注補正

古

索亦盡也淳于髡傳冠纓索絕

德者人物之謂也

德被人物然後澤可百年不斬

節駟儉

駟儉所以成賈按節出物不失其時也

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織畜

連車騎游諸侯間借其聲勢以通商賈旣得游

閑公子之賜復有獲交於諸公之名而所贏利

又過當也

太史公自序

耕牧河山之陽

春秋傳山南爲陽水北爲陽

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

封禪載諸方士以封禪爲合不死之名致怪物接僊人蓬萊士之術而特書諸儒不能辨明封禪事故於此著其父之發憤以死蓋憤已不得與從事而辨明方士之妄也

史記注補正

卷

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

著其父雖兼論六家要指而自處與教子則一於儒也紹明世者繼孔子而明世教也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翮忽

神化之幽潛爲陰形象之顯見爲陽律存天地微妙之神而能感神人格鳥獸知吉凶勝負故

曰居陰而治陽歷用象數之顯以推步日月星辰之行四時五氣之變故曰居陽而治陰更相治卽治陰治陽也律失之忽微則氣不應歷失之忽微則度必忒故曰間不容翮忽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

傳稱天下方務從橫戰伐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荀卿序列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則獵儒墨之遺文謂荀卿也明禮義之統紀謂孟子

史記注補正

去

也絕惠王利端謂孟子也列往世興衰謂荀卿也史記序所稱先後多錯綜陳杞世家爰周陳杞楚實滅之田齊旣起舜何人哉管晏傳序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正與此類

白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惟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

傷武帝不能依古崇庠序以興教化而儒術反變爲文辭之學也史序多微文不敢斥指如酷

吏天下所公惡也而序乃曰民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惟一切嚴削爲能齊之皆辭若褒美而義存譏刺也

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指作日者列傳

各有俗所用爲句言日者因其國俗各有所用卜筮之法欲循觀其大旨故作此傳也天官書國殊窟穴家占物怪卽各有俗所用之謂

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

史記注補正

七

言合六經並別傳之書以爲史記也

